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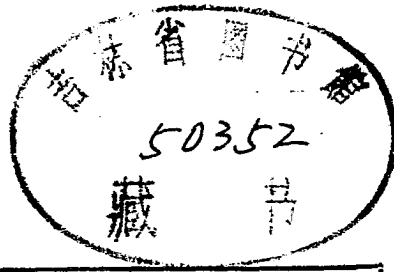
和織組治政俄蘇
黨 產 共

著 蘇 彬 陳

版 出 局 書 和 共

七 二 九 一





蘇俄政治組織和共產黨

著作者
編輯主幹
陳彬華
湯彬華

共和書局出版

F 230
4213

蘇俄政治組織和共產黨 目次

- 第一章 俄國革命和革命後的政治組織……………一
- 第二章 布雪維克共產黨和布雪維克主義……………六
- 第三章 共產主義和恐怖主義……………二四

蘇俄政治組織和共產黨

第一章 俄國革命和革命後的政治組織

俄國的蘇維埃革命在一九〇五年革命時已有一點萌芽。當時運動失敗，首領被逐，監獄裏黨人都充滿了。這時一切宣傳都用極秘密的方法，在工廠和軍隊中進行。所謂「大工廠的彼得格勒勞動會議」不久便組成了。大職開始的前二年，常有同盟罷工。「布雪維克」革命的發生漸漸可以看明白了，不過戰爭勃發，妨害進行。黨人們已有了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經驗，與官僚、財閥等中央集權對峙的一種新組織便不得不設置起來。於是俄帝國政府，遂於一九一七年的春天，因戰爭失敗和國內無數民衆的空拳向前一擊，幾乎一滴血也未流，便倒了下來。然而凱倫斯基等的臨時政府對於僞立憲主義的舊制一些也未能加以改

革。民衆失望，遂轉向無政府主義的方面去了。其實呢，還是要攪得霸權的「布雪維克」在那裏玩把戲，「布雪維克」巧言道：「工廠由工人管理。田地歸農民所有。兵士是和平的結合。」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以前，彼得格勒勞兵會議和其他的勞兵或勞農會議勃興於各地。三月一日，新設的臨時政府也經勞兵會議的承認成立了。當時彼得格勒執行委員會內的地方代表，屬於「布雪維克」的只有六分之一，其餘的大都是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六月三日開全俄會議，因為民衆對於政府改革，表示不滿，反釀成七月兵卒的暴動。臨時政府雖召集國民會議，但莫斯科評議會的宣言不能實行，在此物價騰貴，人心離叛之時，因古羅尼諾夫的將校盟誓，遂引起了民衆的過激化。九月，凱倫司基自行組閣，招集全俄民主黨評議會。但勞兵會議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地方蘇維埃互通聲氣，否認聯立政府，遂組織革命

軍勞兵委員會，要求召集全俄蘇維埃會議，及政府召集第二次莫斯科評議會，議決古羅尼諾夫新政府的成立，及使共產黨崛起。彼得格勒一切的權力都移到勞兵會議掌中，構成第二次全俄會議總會。從此實權歸於列甯托羅司基一派。

「布雪維克」黨人宣言「用和平的結合，廢止死刑，改良土地法，」從此獲得民衆的同情；用「國民信任會議」的名稱，組織臨時蘇維埃政府，對於上述的全俄會議總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負一切的責任，列甯自做首席。十月二十八日，革命大本營移到莫斯科。三十日，凱倫司基及古羅尼諾夫被攻擊。三十一日，反革命的證據被查出了。十一月二日以前，各地方的蘇維埃黨及大部分的海陸軍都宣言和勞農政府合作，政府允許改革社會，甚至發出廢止市民裁判所，設立國家經濟最高會議，銀行國有化的命令。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列甯發表一篇宣言，名曰：

「勞働民衆的權利」制定憲法的國民集會開始了，但國民集會代表中多數反對這個宣言，遂又被解散了。一月十日開第三次全俄勞兵會議，贊同上述宣言，又自己宣布牠爲新國家最高機關。不久發出國家與教會分離及國債無效的命令。三月十四日，臨時會議議決對德媾和、遷都莫斯科。新憲法中便源源本本的揭出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新國家的最高權力屬於全俄蘇維埃會議及中央執行委員會，這委員會爲最高立法、行政機關。以選出的十七個人民委員組織之。人民委員會分掌各部署務，各州內的蘇維埃會議及執行委員會亦各占有當地立法、行政的最高權。全俄蘇維埃會議是由都市蘇維埃會議代表（選舉人二萬五千人中之一人）和地方蘇維埃會議代表（住民十二萬五千人中之一人）組成的。全俄蘇維埃會議所選舉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定額二百人以下，任全俄蘇維埃會議的實施和監視中央行政機關之職。中

央行政委員會對於各種行政區分，更令選出人民委員的蘇維埃委員會。（即十七個人民委員會）這委員會即是內閣，在各省另設實施員。選舉規則：凡是生產的和勞動的人，年在十八歲以上，均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企業者、商人和其他營業者，不勞而獲者、僧侶等均除外。

與上述政治會議並列的有經濟會議，負生活消費和一切經濟生活調濟的責任。以最高國家經濟會議為中心，組織各地方經濟會議，和政
治組織完全一樣。這樣一來，一切生產經濟的大權都收在經濟會議的手中。還有工人協會、消費合作社等，革命以來大大發達。其實是依國家的強制力辦成的，也是新社會秩序的中心勢力。

以上所述為俄國革命以來的大略情形，也是新國家組織的要點。

參考 Franz Gutmann, *Das Rätssystem, Seine Verflochter und seine Probleme,*

1922

第二章 布雪維克共產黨和布雪維克主義

列甯於一九一六年在瑞士金特爾的勞動者國際會議席上大倡非戰論，便出了名。他乘着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便在布雪維克共產黨名下，樹立蘇維埃政府。他最初便高呼着「解散軍隊」和「廢止死刑」。革命之初，列甯一派的共產黨形式上也遵奉馬克思主義，希望照着主義實現出來。因為採了馬克思「無產階級獨裁」(Directorship of proletaria)的標語，結果便變成專制的軍國主義。雖說是無產階級獨裁，實在還是科基所謂「無產階級觀念的獨裁」，是少數人對於多數人的專制，是赤軍對於市民的恐怖。史拜哥氏的評語：『布雪維克的理論家列甯的思想，他自己也說過：一是依樣畫葫蘆的受了馬克思的影響，沒有什麼獨創的理想。』馬克思教的信奉便是他的實力，也是他的威權。努

力其目的的貫徹，馬克思的名字和他的教常常從他的唇上發出來，可是實在已失了馬克思的真精神，不過是展開了馬克思教的漫畫，急急的忙着名義上的建立，比專制獨裁制略進一步，這便是他政策上的特徵。』這話似不能立即加以否認的，恐怕列甯自己也和馬克思一樣，以代替階級爭鬥之無產階級協作的民主主義爲其理想罷了。要想打倒資本財閥社會建設新社會，則最初革命時無產者獨裁制是必要的。無論在什麼社會裏，若組織成這社會的各個人沒有真心期望改造，自然是一個很大的阻力。葛脫曼氏說：『依照從來一切革命的經驗，把現在的社會組織和其經濟機能一齊改造，另立新規，只限於某一派或某一黨的主義，把牠完全實現出來；這是從來未有過的。』科基說：『這祇是「隨便的理想鄉」和「永遠的理想」不能成爲新社會組織。列甯以壓制強暴爲事。「布雪維克」共產黨用比對待舊世界的資本家更大

的憎惡和攻擊來對付非過激派的社會主義者。在過激派的面前，任何種思想上的自由是不許的。一八七一年，法國巴黎公社（Commune）是純粹的政治團體，和共產主義是無關的。馬克思和恩格爾斯在當時早已承認這種悲慘的爭鬥必定要發生。半世紀後今日的列甯和托羅司基明知故犯的去重演這失敗的悲劇，結果便實現了一種不順民情的理想。陳此以外，別無好果。除去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一年的小革命突發以外，自十九世紀入二十世紀，以俄國為中心而起的革命，惟有殺戮和殘虐，誰都禁不住要想起十八世紀法國的大革命了。

這次的革命，當然是大戰的結果。然如科基所說的，巴黎公社起來的第二年，馬克思預知英美荷蘭等國的無產階級運動或將採用和平手段而進行，想要很容易的把軍國主義的君主國如俄德奧等國顛覆了，這事恐怕任何聰敏的思想家也想不到的罷，也不會想到無產階級竟

不用同盟罷工的直接行動，單靠武力的殺戮達到目的。當然，今日人道之所以變到殘虐慘酷方面去的主因，必得歸到世界大戰。史拜哥氏說道：「現在「布雪維克」和大戰已歸於同途了，戰爭時全不顧人的生命、財產，戰爭決於軍閥或軍閥中少數人之手，他們所決定的便勉強多數人服從；這和「布雪維克」頗多共同之點。因之大戰的結果，舊世界的宗教、道德等都被擾亂了，好像少一些什麼東西似的。那種精神上的渴望和煩悶便發生了，在歐洲交戰國中，很多有組織、有理智而富於階級意識的勞動階級在戰爭中劇滅了，代與的無組織、無意識、無訓練的勞動階級不僅其數激增，他們的無意識也在戰爭中大變了。滿抱着易受刺激、盲目而偏激的感情，渴望着急進之變革。我們可以說「巴枯寧的實際政策比馬克思的理論支配着俄國革命後的歐洲更有力量呢。無論在什麼社會裏，若是盲目而偏激或是悲慘而絕望的分子佔了多

數，這一定常常潛伏着破壞的威力，俄國革命的成功也是自然的結果呀。平常所說的羣理心理一定伴着性急，不能忍感傷，盲從，放縱等等。帶有此種弱點的「布雪維克」者足夠支配一時，一部分的人心。自從社會主義未產生時起，因欲救濟貧者而去奪掠富者的人，世界上是很多的。若要實行這種社會主義，固然祇用暴力有時也容易達到目的，那當然不是立足在何種社會理論上的。俄國的「布雪維克」共產主義也是一樣，恐怕意國的汎繫主義也是一樣的。馬克思主義者科基氏說道：「從前一八六四年；巴枯寧會對當時的俄國青年讚揚和他在南俄共過四年生活的盜賊隊長萊寧（Stenka Rasin）「布雪維克」者正在做其行動，採其方法。在法國得過勢力的巴枯寧無政府主義，很像後來的工團主義。「布雪維克」主義或者便和工團主義同一統系，不過襲着馬克思主義的形式罷了。」

參考 John Spargo: 布雪維主義的心理, 1919

Karl Kautsky,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1920

魏林氏 (W.E. Walling) 在他的著作中解說「布雪維克」甚詳, 先介紹其研究, 再從側面觀察「布雪維克」的本體。

「原來布雪維克既非政治上的黨派, 也非俄國的多數派或多數黨, 更非勞働階級或無產階級的團體。在俄國可稱無產階級的尙不及農民的五分之一, 「布雪維克」的首領加爾萊得克也說道: 「俄國民的最大多數對於蘇維埃政府並無好感, 占俄國國民百分之九十的農民是反對牠的。」今日號稱有六十萬人的共產黨, 真的「布雪維克」還不到半數; 號稱百二十萬人以上的赤軍中, 據說祇有六萬二千個共產黨員。列寧常說: 「能自覺的無產階級才是「布雪維克」。」其實「布雪維克」不問一般員數的多少, 他總武斷無產階級常爲多數, 無產階

級執政，即用武力，也是正當的。「布雪維克」主義或蘇維埃主義決非俄人或司拉夫人種的運動，也不是自然的政治表現。司拉夫人本性的思想更非俄人的傳統思想。全體俄人屬於「布雪維克」與否，且不去問牠。「布雪維克」主義即是蘇維埃主義，可說是國際上的一種新東西。列寧自己也說：「布雪維克」的思想一部分採自巴黎公社，一部分採自美國革命社會主義者戴尼兒。蘇維埃運動不屬於國民的或傳說的發達。某美國人昔嘗發表其研究，謂「蘇維埃發源於村會（Muir）的農民組織。」但俄國人以為兩者之間全無歷史關係或相似之點。蘇維埃自選指導者的四分之一非司拉巫種族之人，乃是猶太人。他們的大多數都是在德、瑞等國多年，從他們國裏的過激者受取其思想。今之「布雪維克」以「力」為惟一之目的，和默罕穆德無甚差異，他們稱之曰：『無產階級執政。』

「布雪維克」主義本非一定的主義，也不是新社會秩序的綱領，不過是活動的方式罷了。牠和反對本派的任何人作戰，使中立者必選從那方面；屈服一切敵人，無論如何野蠻慘酷，都不算不當，那當然不是建設政體的綱領了。」

參考 W. E. Walling: *Sovietism*, 1920

魏林氏的學說大致如此，事實上是否如此，請看下面「布雪維克」的文章。「布雪維克」最初便主張：『世界革命要依賴世界革命戰亂，而自國的存立，才能永久。』便是純粹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的變相。大概其所以出全力於國際宣傳和國際運動的，也是爲此。列寧自己也說：『蘇維埃若只限於俄國一國，必無生存之望。』佛哈林說：『俄國革命的奏凱，非等國際革命成功，不能舉行。俄國無產階級永續的勝利，在歐洲的無產者革命尚未成功時，是不可能的。』萊德克也說：『若協約國

派一團軍隊向南俄去，也會同德國一樣的瓦解了。」所以用無產的同胞來做他們延長革命的工具，是蘇維的惟一策略。「破壞非俄國一時的現象。」「現代者，破壞之時代也；全世界的資本組織破壞之時代也。」這是一九一九年國際共產黨會議的標語。那麼「布雪維克」所說的世界革命，其根據在何處呢？可視為布雪維克憲法和「新約全書」的，是一九一七年夏天列寧所公佈的國家及革命一書。其根本思想可謂「與其說是蘇維埃主義，無寧說是共產無政府主義。」觀其理論，則出發自「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一階級壓制他階級的機關。」然在別一方面依馬克思的思想，則真的國家即是無產階級的自身。無產階級獨裁（馬克思及恩格兒司在巴黎公社以後始用此語。）便是國家的主要目的。他們以為民主共和制度和國會制度不過是資本主義最方便的政治形式。要把無產階級代用於中產階級的國家，除了暴力

的革命以外，是不可能的。要排除社會民主黨和一切社會革命派，使國家的機能歸於無效；不外集中破壞力。這就是新聖約書的骨子。列寧說明蘇維埃政體和無產階級執政的異同道：「廢滅國會和巴黎公社那種一手包辦立法、行政的活動體，即是蘇維埃政體，即是馬克思主義之下無產階級的國家。科基一派和取巧的社會民主主義議會政治全是虛偽的東西。普羅東和巴枯寧的聯邦主義不過是無政府的小中產階級思想的謬見，實在馬克思自身從前也只着眼於國家的廢絕。從政治的國家到無國家之間過渡期內，要讓無產階級執政。將來政治的狀態如何，並未想到。」後來因無產階級革命發現了公社政體，列寧便想用來做過渡的政治，照樣辦起來，便作為蘇維埃政體。所以「布雪維克」主義在廢絕現代國家的機能一點上，很顯著的帶着無政府的色彩。照樣的用絕滅的辦法，殘酷的手段來施行，近似帝國主義、軍國主義專制

獨裁的思想。在久行帝政的俄國，生出如此獨裁的新政體，也非無因的。列寧對於民主主義挑戰，攻擊多數者的支配，因為民主制度是承認少數應該服從多數的。「各產業由一人支配」和「各國一個共產黨的組織，是列寧的標語。列寧的共產主義是把全國經濟照着郵政制度那樣組織起來，一切使用人不得受比勞働者更多的工銀，一切統屬於武裝的無產階級管理之下。這是他們的目的，也是他們所企求的國家。又化一切市民為國家被傭者、武裝勞働者。各個市民都非得變成工團的使用人不可。如此看來，「布雪維克」共產主義真意所在，雖也有難於捉摸之處，大概可說「是在世界革命破壞了的廢墟之內，對於無智、無產的民衆，安安逸逸的試行獨裁政治罷了。」在如此的共產主義理論中，列寧則任意下了無數矛盾的解釋，無所忌憚的同時採用社會主義、工團主義、產業國有、強制勞働、科學的管理的台勒制度。(Taylor System)

支給專門家巨額的薪俸制度。高爾基氏評列寧的政策道：『這是徹頭徹尾在試驗的，富有組織能力的國民在合理的制限之下，或許可以採用這方法。但在貧而後進的國家，不可試驗這方法。』這真是含有深味的評語。

參考

N. Lenin: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1917

F. Gutmann: *Daste Ratesystem* 1922

W. E. Walling: *Govréhism*; 1920

「布雪維克」主義首領的心理，顯然具有憂鬱性，誇大的利己心，極端的不忍耐，知識的虛榮，對他人的酷評，自己的放縱，傷感刺戰的欲求，過渡的英雄崇拜，好陰謀的癖性，急進的變革，固執的強情，激烈的矛盾信念，間歇的性急的無秩序的心理變動，等種種特徵，都列舉在史拜哥的布雪維克主義心理研究一書中。「布雪維克」為達到目的起見，常

用犧牲一切的辣手段，牠不是理想派，也不能說不是利己派，是極端的黨爭派。「布雪維克」和其他一切黨派爭鬥，就中列寧自己認為最危險的敵手便是自由主義者和非過激派的社會主義者。於是以此等黨派為目標，行其恐怖主義，用暴力來征服思想，是「布雪維克」的特徵。一切動作，「布雪維克」都不訴諸國民的良心，但給他們麵包和勞働，要想籠絡人心。這一點無論如何是難否認的。列寧為獨斷與試驗，犧牲了無數生命。他自己是獨斷的奴隸，他的黨徒又是他的奴隸，勞働階級在他眼中看來，不過是木石一般的工具罷了。少數智者對於大多數無智者的權力，是獨斷的信仰。「布雪維克」與其說是對於資本主義，私有財產階級支配的戰鬥，無寧說是對於社會主義乃至民主主義集中其戰鬥力。雖自稱是「無產階級民主主義」仍不外階級獨裁主義罷了。世界的社會黨和勞働黨在「布雪維克」共產黨看來，是社會愛國

黨，他們並非對於中產階級，實在是對於無產階級施行殘殺，算是他們的戰術。恐怖時代的實現是在他們意中的，原來「布雪維克」在巴黎公社的恐怖主義中已有了胚胎，這可說是一種必然的結果了。

「布雪維克」的觀念雖從公社政體生出來，但與共產主義無理論上的關係，不過只是拘泥着馬克思主義的形式。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和巴黎公社反而好像結合得不可分離的樣子，至少也當如列寧所論的：「我們的共產主義是生產手段的公有，不是完全的共產主義，且其初期不能完全脫却資本主義。」一方在共產主義內容裏採取馬克思主義，他方又在馬克思主義的高渡狀態中搜求「布雪維克」的理論。「布雪維克」的共產主義實在沒有何種一貫的思想，俄國現狀似乎必達變化無窮的結果，而「布雪維克」主義（或蘇維埃主義）和共產主義漫然聯合起來的「布雪維克」（或蘇維埃共產黨）竟缺少理

想主義和明瞭的政策。後來列寧爲蘇維埃俄國辯護，明言道：「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一個名詞，意思雖是要實現社會主義，但是俄國現在的經濟秩序，全然不含着社會主義的意思。」佛哈林在一九二一年七月第三次莫斯科國際會議席上，解釋俄國的新經濟政策道：「一般人都信農夫贊成「布雪維克」而反對共產主義的標語，那是在十月革命之際，「布雪維克」宣言把地主的土地分把他們的結果。實際上呢，當時農民一切的要求都已給他們了，一些報酬也沒有要。然而在農民的眼中，還以爲一點也沒給，因此農民對於共產主義者奪他們的麵包且宣傳共產的空想，（不適於農民的）大起反對。」這話頗有玩味的價值。所謂「蘇維埃主義」者，不過是從政治方面觀察「布雪維克」主義的一個名詞，實際上是同一的，他們說「布雪維克」主義下的政治系統是蘇維埃主義，經濟系統是共產主義；其實蘇維埃主義不

過是伴着赤軍的無產階級執政罷了。他們雖在實業社會中，急急的樹立勞動者的蘇維埃，漸漸化爲政府的一個組織。要在國內和國外維持這種政治組織，宣傳是必要的了。宣傳是過激派的生命，但登雖說：「麵包之後有教育，」列甯則竟被人比喻爲「宣傳重於麵包。」約經五十年才培養出來的「布雪維克」運動，以住着無智識人民的俄國做根據地，意大利是預定的第一候補地。有人評論「布雪維克」主義生存在宣傳之上，「布雪維克」者生存在國際上。「列甯常研究馬克思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布雪維克」名之曰：「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但他們所宣傳的其實都不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只是破壞，革命和無產階級執政罷了。原來「布雪維克」不是俄國的傳統思想，反「布雪維克」的人說：「牠是從猶太人國際秘密結社中發達起來的。牠是培養在帝政專制之下，生着無政府主義的胚胎，帶有濃厚

革命色彩的東西。』這話是再確當沒有的了。所以與其說牠是馬克思主義，不如說牠是屬於工團主義的思想系統。

參考

W. E. Walling: *Sovietism*, 1920

J. Spargo: *Psychology of Bolshevism*, 1919

The New Politics of Soviet Russia. By Lenin, Bukharin, and Rutenberg.

M. Beer, *Karl Marx*, 1921

H. Herkner: *Bil Arbeiterfrage BdII*, 1921

要之，勞農俄國的共產黨在「布雪維克」名義之下，政治上則提蘇維埃主義的理論，經濟上則標榜共產主義；自稱信奉正統馬克思主義，以革命的國際運動爲中心，和世界各地的共產黨聯絡，然而他們的革命理論乃至國家理論，不外馬克思所說的過渡政治狀態，無產階級獨裁之意。他們的社會理論，經濟理論並不是馬克思主義，不過是列甯自

己所謂「軍國的共產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以獨裁的專制主義來代替立憲的民主主義，是共產黨的政治觀念，即他們自稱的無產階級民主主義。以國家社會主義乃至資本主義來代替民主的資本主義，是共產黨的經濟思想。因稱科基一派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爲馬克思的叛徒。然「布雪維克」政治上的蘇維埃組織和經濟上的會議制度等等，思想上的根據和工團主義那樣關於職業的社會組織雖不能否認牠具有一面的真理，實際上還是以無產階級爲背景之少數官僚的軍國獨裁制度，作爲政治經濟實業一切社會的中心。從來「布雪維克」共產黨在國際上的革命思想是發達的，在一社會、一國家的社會團體內，則無發展的餘地。因而祇長於無政府的革命思想，缺乏社會的建設思想，其結果決不能在一定的思想主義政策之下，有文明的建設。恐怕將來經過幾回變遷，共產黨的思想、主義、政策都要有大大的變革呢。

第三章 共產主義和恐怖主義

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首領博學有名的科基氏論共產主義和恐怖主義，(K. Kautsky: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1920) 說明勞農俄國的真相，其要旨如左。請比較他和列甯的話，自然可以看出俄國革命後政治、經濟及一般社會狀態了。

「俄國兵士已疲於戰鬥，失去勇氣了。『布雪維克』乃先主張解散軍隊。軍除完全解體，才能給下級社會完全自由。農民要求即刻沒收地主的財產而分據之爲私有地。『布雪維克』雖以農村的自由和政府專制來屈服農民，土地、財產已早破壞無餘了。都會的無產階級迫於飢寒，便放逐資本公司。資本主義也破壞了。代替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乃急於私有財產的廢止和共產組織的創設。因俄國的工廠都是大規模

的，便先認爲國有。然而國有的結果組織上既已失敗，勞働階級理智訓練的不足也暴露了。俄國勞働者在農村當中，固然有相當思想和能力，但這受限於農村極小區域之內和同事之間，若比農村更大一些的社會，他們是一點經驗也沒有的。原來事物的建設決不如破壞那般容易，現在資本家的事業複雜極了，資本家自己或其代表者的理想和才能是必要的。若要廢止資本主義，至少也得草創起一個不擁戴資本家也能活動的某種組織來。也是無產階級對於社會全體的責任。實行新社會的改造而無生產的新手段，不能算是社會主義化。但民衆常是不慣於忍耐和等待的，布雪維克一旦握權，把本來不能分離的社會主義化的過程分爲二期，先取破壞和掠奪的方法，然後向新組織的建設做去；**列甯**自己也承認這個順序的。

參考

Lenin: The Immediate Problems of The Soviet Power, 1918

正如科基所說的，列甯故意把破壞和建設分開。但這並非如無政府主義者把現存的國家組織完全破壞，他們想利用現代的資本主義，到後來便更進一步，簡直倡國家資本主義了。列甯在當時就說明馬克思主義和安那其不同的理由道：『雖同是以國家的完全破壞爲目的，前者是伴着社會主義的建設，武裝勞動者的新機關，是代替舊國家機關的。更因革命的準備，利用現代的國家組織。』又說道：『大銀行、大銀行團（Syndicate）、大鐵路、那樣的大機關，有盛大的設備，有豐富的經驗和驚人的技術，有意識的勞動團體運用此等機關的時候，即是被「布雪維克」獨占的時候，必當向資本主義道謝的，』但列甯是希望現代秩序一旦破壞，在武裝的無產階級之下建設新秩序的。其新秩序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他是不管的。

參考 Lenin: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1917

布雪維克者雖覺悟國有化的失敗，其所發見的新解決法，即是強制勞動制度。這不是社會主義方面的要求，乃是對付勞動團體羣衆心理的東西。社會主義合衆勞農共和國要用無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建設代替普通的民主主義，只有勞動者才有政治上的權利，被視爲應受國家的給養和保護者。智識階級之屬於中產階級與否、政治上的權利如何、強制勞動的義務如何，全依蘇維埃官憲的任意決定而左右其運命，有產階級的財產，不但完全沒收，一切政治上的權利也被剝奪了。因爲勞動會議的獨裁制拋棄了一切的民主主義，出版的自由和言論的自由悉被廢止，全入於恐怖時代。當然在別的一般民主主義的社會裏強制也是少不來的，但其強制是多數對少數的強制，即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時代的強制，也得是多數勞動者對少數資本家的強制才行。

俄國革命只是少數人對勞動者大眾的強制。若蘇維埃民主主義上可以附加「社會主義」的名稱，不得不說牠是一種具有專制獨裁形式，不可思議的創造了。中央執行委員會任意的任命自己為獨裁者，恣意於專制的權力，一般勞動者沒有選擇支配的自由。智識階級在當初就不為過激派所承認，智識階級也自始就對過激派懷敵意，他們當中的社會主義者也是如此。但其後智識階級受着委任，有了獨裁的權力，便集新資本主義於手中，圖謀復興。其次認農業的生產為私有，但是除了農民生活上需要品之外，所有剩餘全被政府收去，因此農民不但自己做一個生產限制，有剩餘時或隱蔽，或秘密賣與投機者，於是產業衰頹，國家經濟只靠着濫發紙幣。從中取利的有投機者，重利者和密賣者。這比昔日法國革命時代的程度還要更低下些。和今日革命後的德國全無異樣，只有從前用斬首，今日俄國用槍斃是不同的。雖有幾分差異，其

必終歸失敗，今昔是一樣的。勞農革命政府非常委員會真正的事業便是取締反革命、投機和重利。在「反革命」這個綜合名稱之下，不問其動機如何、手段如何、目的如何、一律處死。這當然是無甚效果的。

強制勞動後來更進一步，在勞動軍隊化主義之下行之於全市民。列甯做事總以強制爲信條，本來他是一個「力」之信仰者，他說：「思想而能捉住多數者就成爲力，好比今日「布雪維克」是要攪亂世界勞動者的思想而給以新生命，在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獲得最後勝利以前，如能維持其勢力，這時候地球上就沒有任何力可以妨害「布雪維克」了。」在「力」的信仰之下，用一切的強制、壓迫殘殺和恐怖來支配大衆於少數獨裁政治之下，便是「布雪維克」。欲依此力而圖建設的，他們自稱之曰：「無產階級民主主義。」列甯昔曾攻擊民主主義，說：「民主主義是承認少數服從多數的國家形式，是一階級對他階級運用

暴力而施行政策的組織。」這民主主義一旦加上「無產階級」的名字，用來替代資產階級便自滿了。他的根據除了從馬克思的標語「無產階級獨裁執政」中生出來的國家理論而外，一些東西也找不出；除了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政體等等古舊理論外，一些東西也發見不出。

參考 Lenin: Will the Bolsheviks Maintain Power? 1917

Lenin: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1917

西歐多數革命論者指出「布雪維克」不會失去權力。「布雪維克」要得權力時，便把一切民主主義吐棄了；但到了保持權力時，又不得不採取民主主義。本來俄國的農民立於無限制的私有財產和儘量生產的基礎之上，與都會工業全無聯絡，營着孤立的生活。一旦把大地主打倒了，「布雪維克」可以供給農民的東西一些也沒有了，於是農民對於「布雪維克」共產黨的感情就變壞了。因為農業的關係，不准他

輸送物產，派兵到農村去徵發生產物，採取農民各種剩餘的貯藏等事，又都是惹起農民厭惡的。一方面在都會裏生出了一種主張：社會主義化的人努力於階級差別的撤廢，欲從底下破壞上一階級。原來革命後的蘇維埃俄國，有三個階級；其最低的便是以前的資本階級，中產階級和智識階級；其次便是工銀勞動者，既享政治上社會上的權利和自由，又全不盡其職分；還有官吏一個新階級，牠是靠著對付勞動者的威權組織成立的；這樣成了三個階級。此最後的新階級漸次獲得統制權，把勞動者自由變成空的了。欲反抗的勞動階級到底不能和組織完備的官僚對抗。經過勞兵會議，勞動會議便形成了新階級，牠的絕對權也開始了。舊官僚專制的局面成功了。發生新資本主義的萌芽，今日的俄國已沒有大地主制度存在，此制度的廢止，在俄國早已成熟；然而資本主義的廢止，全無成熟之望。私有資本主義到現在復採取比土地農業更

好的實業組織，密賣重利和投機等最腐敗的事都一齊發生了。不是實業私有的資本主義，而為國家資本主義了。昔時政府之官僚和私有資本的官僚即使不互相對敵，也是常常彼此批駁排斥的，所以勞働者有時和這一方聯絡，有時又和那一方相好，可以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到了現在，國家和資本家的官僚已混同在一個制度之下，在壓迫最利害的專制制度之下，勞働階級被強迫着做了經濟的附屬物了。何況現在各種事業遠不如昔日的繁榮，無法可以賠補牠的損失。這樣的經濟獨裁制，終久不能完成其職能，大概是可以決定的了。

列甯的目的始終是獨裁制度，是不必說的。政治、經濟、實業等都祇用獨裁制度，除了獨裁制度的權力集中以外，沒有什麼政治理論、社會理論或經濟理論可言。列甯又說道：『先漸次把勞兵會議的政治權利剝奪了，這會議可以化為關於經濟問題的軍隊代表會議。他們若從旁干

涉，爲中央集權的利益起見，非得罷免不可。」從勞兵會議到勞動會議，從工廠管理委員會到工會會議，悉數集中在新蘇維埃官憲權力之下。實業國有，強制勞動都不一定是爲的共產主義。一九二一年新經濟政策樹立以來，列甯自己也明言是採用國家資本主義的。其言曰：「國家資本主義是由資本主義渡到社會主義過渡期中最好的主義，蘇維埃國家必須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來互相聯絡，努力於生產的增進。」又道：「軍國主義的共產主義是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中過渡的狀態，維持軍隊和勞動者是絕對必要的。」又道：「現今俄國陷於貧困、荒廢，所以不得不在國家權力之下行資本主義。原來所謂資本主義的罪是和社會主義比較起來的，和中世紀一比，這還是很幸福的呢。」似乎竭力爲資本主義辯護，那末「布雪維克」者非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理論，不過是軍國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的化名罷了。

參考 Lenin: The Immediate Problems of the Soviet Power, 1918

The New Policies of Soviet Russia. By Lenin, Bukharin, and Rutgers.

「布雪維克」獨裁制，使革命時的勞兵會議和勞働會議脫離。勞兵會議現已變成政府任命的機關了。但因義勇兵不足，行強制募兵，其結果爲人民和政府爭鬥，無數的農民蜂起反叛，擴大軍隊乃成必要之事。走的路和法國革命時相同，把共和國變成拿破侖帝國，拿破侖還用「侵略歐洲」的話來感動人心。俄國今日却立於防禦的地位，過激派的革命不足以富俄國，更不待言。今日俄國的實業好像爲軍隊而勞働着的。本來「布雪維克」的動機是要確切的達到人類之理想。革命後，最初的命令是「廢止死刑」。然自建立無產階級獨裁制以來，陷入恐怖時代，爲恐怖主義機關的革命裁判所和非常委員會執行刑罰，平添了無數無數的冤鬼。昔曾反對死刑後來則以殺戮、虐害爲事；先前廢止包

工制，後則努力其復興；打倒了舊官僚，建立起新官僚制；一方主張解散軍隊，一方又創設訓練更嚴格的新軍隊；既稱要把一切階級置於同一標準之下，又發生新階級的區分；很殘忍的虐待資本家，今則更欲乞美國資本家的援助。」

本來勞兵會議和科基預想的不同。列甯和托爾司基的本意是要用來監視一時的舊勢力的，然後從勞動社會中編成新陸軍。列甯當初就說：『單一的軍備統制是必要的。』若為時代和國情所允許，他或竟襲拿破侖波乃馬特的故智，也未可知，做一些恐怖的犧牲去實現軍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是他最初的目的。列甯在他的國家和革命一書中明言道：『照現在國家資本主義獨占的形勢，和郵局一般的機關管理我們的全經濟應當組織起來，置於無產階級管理之下，便是我們最初的目的。』

參考 Lenin: *The Immediate Problems of the Soviet Power*, 1918

Lenin: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1917

世上只有民主主義或內亂二種，欲廢其一必注意其他。社會主義在民主的基礎上是不可能的，這證明社會主義的時代還沒有到，用少數強制多數的「布雪維克」只能靠着獨裁制和內亂來實現。布雪維克爲欲維持其地位，採用宣傳主義、軍國主義、資本主義，一切的手段。俄國已被破滅，無產階級也被打倒了。西歐諸國民民主主義也經數百年的革命和爭鬥，才漸漸得其道路。若要把全社會一切人們所有政治上的權利一齊剝奪，這在西歐也是不可能的。法國農民愛護自己的私有地，尤其英國的資產階級是善於爭鬥的階級。俄國的無產階級比西歐的弱，但在俄國比較上還要弱的是資產階級。在俄國那樣的專制國中，資產階級對於國家的威權很是膽小畏懼，祇盲目的求其保護。世上很有人

以爲「布雪維克」是適合於俄國的，在工團主義不可思議的思想中求新生命，此種主義可否令英、法、美各國的無產階級採用，是別一問題。若共產主義者說：「民主主義不過是有產階級支配的方法。」則可答之曰：「作爲民主主義唯一代用物的獨裁制度除革命以外，一無所有，不過是退步到破壞罷了。」民主主義是在普通選舉權之下，把階級爭鬥從手與手的接戰變成智識與道德的戰爭。

列甯嘗提住了科基所說的「無產階級獨裁問題的解決，不若委之於將來爲安全」一句，罵他是馬克思主義的叛徒，降服了修正派（Bohrstien）又嘲科基所想像的政體，說牠不過是謀與無產階級妥協。現在沒有批評兩氏學說的餘暇，然而自馬克思心中的思索生出的主義和主義現實的狀態雖是二事，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一部分。西歐的天地和俄國的國情固甚差異，科基和列甯各異其環境，恐怕在俄國那些膽小

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組成的社會裏，「布雪維克」是很容易成功的。然在民主的社會內不會行暴力的革命，這是馬克思早早看到的。若在別國裏摹仿「布雪維克」者和安那其者的戰術，也太蠢了。這和用帝國主義去防「布雪維克」者乃至安那基者是一樣的愚笨。

參照 列甯 國家和革命 一九一七

科基已說明蘇維埃新共和國建國以來的變遷，又論到列甯的「布雪維克」共產主義，其論斷是很深刻的。「布雪維克」主義本非公社政體，實在是恐怖主義，照他所說依理智和道德進化的爭鬥，用民主主義為根基，來創立一個社會主義，是大戰後社會主義的新思潮。革命前和革命後的俄國，一些兒也沒有受到這種思想。若將俄國的民衆和西歐諸國比較，便知道他們缺少理智和自覺。全俄人口百分之八十乃至八十五都是農民，而農民百分之七十七又是無智識的。俄國的文化遠

遠於西歐諸國，既是最無學問的國民，又被專制的傳統思想支配着；既是沉默而消極的人民，又具有感傷而好空想的特性；令這樣的國民舉行革命，是何等危險的事啊！缺乏理智和訓練的勞動者和無自覺心而盲從官僚的資本家，一旦天下有事他們是如何的脆弱啊！一九二〇年英國的勞動黨及勞動聯合會議選出的代表團，費二月之光陰，巡遊俄國，歸國後報告「布雪維克」的大政變和俄國民的悲慘情形。這大概總不能認為虛妄的吧！

參考

Mrs. Philip Snowden: Through Bolshevik Russia, 1920

黨 化 教 育

教 科 書 革 命

新 主 義 教 科 書

這套教科書將中山先生全部的主義用科學的方法文學的敘述分別編入各課中一方仍注意教育原理內容形式非常完美教材之支配生字之多少處處求合兒童心理俾其學習時發生興趣所以在教科書中可稱是革命軍施行黨化教育的小學校采作教本非常適宜

前期 小學	前期 小學	前期 小學	前期 小學	前期 小學	前期 小學
國語讀本	國文讀本	社會課本	自然課本	常識課本	算術課本
八册	八册	八册	八册	八册	八册
每册一角	每册一角	每册八分	每册八分	每册一角	每册一角
前四册各 大洋一角二分					

黨化教育與讀本

實施的方法

實施黨化教育的唯一方法是在介紹中山主義使一般小學生及民衆都能受着中山先生的指導而成爲健全的新國民

選擇之必要在實施前當選擇完善之讀本下列各書概括中山主義的全部讀者循序漸進可知國民革命的必要和建設國家的計畫

- 前期小學 三民主義課本 八冊每冊六分
- 前期小學 三民主義課本 學教法 八冊每冊
- 前期小學 三民主義教科書 四冊 前二冊各一分 後二冊各一角
- 前期小學 三民主義教科書 學教法 四冊每冊
- 補充教材 三民主義讀本 四冊每冊一角
- 補充教材 三民主義讀本 學教法 四冊每冊三角
- 中山主義 新國民讀本 四冊每冊一角
- 中山主義 新國民讀本 學教法 四冊每冊三角

中華民國十六年六月初版

蘇俄政治組織和共產黨(全一册)

【每部價洋二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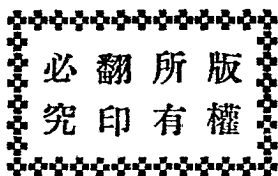
著者 陳彬龢

出版者 共和書局

經售處 上海四馬路中市 世界書局

分經售處

北京 天津 奉天 吉林 保定 邢台 綏遠
太原 濟南 煙台 合武 昌漢 口宜 昌長 沙
常州 重慶 南昌 蕪湖 安慶 合肥
徐州 南京 無錫 杭州 嘉興 寧波 溫州
蘭縣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梧州



F236
4213

D7512
15



日期：年 月 日
收局：港 5角
售 份

1814